

诗词

初冬偶得四韵

张武扬

野兰

浮云过眼溪岚轻，饮露餐风意自倾。
未染尘嚣香韵远，幽篁绿锁不求名。

溪梅

腊残催就琼英谱，陌上飘零瘦晓霜。
酿雪嘶风邀几度，横枝独赋品梅香。

山竹

丛篁岭瘦裁清韵，一径千竿对月吟。
雨冻霜凌知劲节，筠风尽阅去来今。

庭菊

莫嗟岁晚当初度，有约黄花漫放时。
径冷依然容不改，呼来五柳醉东篱。
注：五柳：陶渊明别号五柳先生。

黄山聚友访非遗

王家富

老友新朋聚皖乡，群贤毕至赏徽光。
墨香横溢开文馆，砚韵深藏祖伟堂。
楮纸凝霜承古艺，松风把盏叙家常。
星垂呈坎村庐静，共枕秋山入梦香。

写在黄山的诗

徐晓硕

红叶

紫藤垂露凝秋色，红叶翻霞醉晚晴。
孤枝向暮帘幽梦，冷香随步绕回廊。

闻黄山降初雪

黄山一夜琼花满，远赴人间惊鸿宴。
天都雪覆玉屏寒，回眸尽是琼瑶案。

秋染东黄山

枫燃赤焰照晴岚，乌桕金辉染碧潭。
云绕峰巅藏古意，茶连坡谷忆清谈。
松风不语传千代，石径幽香落万杉。
最是秋深人静处，一川红叶共谁看。

茶韵

一盏清茶品岁月，半卷闲书照春秋。
墨香茶韵相交织，心静如水意悠悠。
晨曦微露映书案，夜幕低垂思不休。
尘世纷扰皆抛却，独留清趣在心头。

夕照浦溪河

航拍浦溪夕照开，金波万顷映云台。
山铺锦绣悬画卷，水泻琉璃绕玉杯。
帆影渐随归鸟尽，渔歌遥逐暮潮回。
凭栏欲写河山壮，灯火摇金入梦来。

行走

初冬的七彩玉谷

桂永胜

清晨的仙寓山被薄霜轻覆，山谷吐出第一缕寒意。自西口入谷，沿新修栈道缓步下行约百米，一座三层飞檐的碧落阁凌空而立，匾额墨迹清峻。登阁远眺，云海在脚下翻涌，主峰1376米的仙寓山如青色巨屏横亘天际，群峰肃立，气象苍茫。

下行至谷底，一座藤蔓缠绕的木拱桥静卧清溪之上，名曰问仙桥。桥身不施一钉，榫卯相衔，桥下溪水清澈见底，棕红色的彩石在水流冲刷下泛着玉质光泽。初冬水温更凉，指尖一触，寒意便顺着脉管攀上来，却也把谷中万物的轮廓洗得更加分明——岩壁的纹理、石面的光泽、水纹的走向，在清冷里一一显露，那是内敛的锋芒。

七彩玉谷得名于谷中斑斓的彩石。地质学家说，这些彩色花岗岩形成于三亿四千万年前，为火山爆发后冷凝的岩浆岩，经亿万年水流切割与风化，棱角尽去，质地却愈发坚凝。初冬阳光稀薄，谷中色彩不似盛夏那般泼洒，反而在冷暖交织中更见层次：赭红如铁，丹霞似火，青灰若黛，乳白如脂，间或有紫与靛的幽微闪烁。它们或卧或立，或聚或散，被溪水串起，如一条被时间打磨的玉带蜿蜒谷底。临水照影，石面微光浮动，如旧瓷开片般细密温润；涉水而过，脚下圆润的卵石在鞋底滚动，发出极轻的摩擦声，与远处瀑布的轰鸣构成复调。春夏丰水期，彩石被急流反复抚触，色泽愈艳；此刻冬水敛而不发，石色沉静，像从热烈归于沉思的智者，把绚烂压进肌理，把锋芒敛入内心。

自问仙桥折入主谷，峡谷渐窄，岩壁陡立，栈道贴壁而行。水声由远及近，先细如丝竹，继而琮琤成韵，遇石则分，逢坎则跃，层层叠叠地铺展。转过一道弯，忽见崖壁上天然浮雕——仙影崖。火山岩经亿万年风化，竟形成酷似仙女侧影的轮廓，午后斜阳一照，岩面泛出金红光晕，宛如垂眸含笑。再行片刻，一道水帘自崖头垂落，名孔雀瀑。水幕如屏，细碎水珠在冬阳里化作轻雾，随风飘散，沾衣不湿。瀑下是一方深潭，因富含矿物质而呈蒂芙尼蓝，与周边红岩形成强烈冷暖对照。潭边设观景平台与石凳，坐下来，耳畔是水与石的对话，眼前是光与影的推移。一束光从树隙落下，在水面碎成金箔；一阵风过，雾岚自谷底升起，岩影在雾里淡去，又在下一刻重新聚拢。

谷中并非只有石与水，更有古木与苔痕交织的幽微生机。自“孔雀瀑”上行，步道转入名为“绿野仙踪”的原始林带。浓荫蔽日，古木参天，树龄480年的紫薇与680年的甜槠交织成穹盖，枝桠间垂下细长松萝，风过时微微摇曳。林间铺设木质平台与树屋，孩童的笑声与鸟鸣相和，为清冷的初冬添了几分暖意。更妙的是林中“寻羽门”——一座由七彩鹅卵石垒成的拱门，门后小径通向幽深洞穴，传说拾得洞中白羽者可获“仙缘”。我却在石径旁停住：一株老树根系从石缝间蜿蜒而出，紧紧“抱”住坚硬岩体，仿佛誓与石头共存亡。它把根须扎进最贫瘠的缝隙，把躯干伸向最稀薄的光线，年复一年，把伤痕长成姿态。这样的生命，与谷中石头互为映照——一个柔韧，一个坚刚；一个向下生长，一个向上屹立。人与自然在此达成默契，彼此守望，彼此成全。

如果说水是七彩玉谷的灵，那么石便是它的骨。沿谷而行，随处可见被水长期冲刷的河床，大石与小石彼此依偎、层层叠叠，像一支沉默的军队，手拉手、肩并肩，任凭狂风骤雨、山洪奔涌，也难以撼动它们众志成城的阵势。它们经历过地壳裂变、岩浆奔突、岁月剥蚀，却依旧坚毅如初，美丽如初。地质学家称它们为“会思考却沉默不语的大自然精灵”，我更愿视之为山谷里的花朵——不喧哗，不招摇，只在漫长时光里，把每一次冲刷当作雕琢，把每一次碰撞当作磨砺。它们把坚韧写在肌理里，把从容刻在轮廓上：有的如屏如壁，镇守谷口；有的如砥如柱，撑起水脉；有的如卵如丸，随波逐流却从不迷失方向。它们见证亿万年的风云变幻，也见证每一个在谷中驻足的人——有人为色彩而来，有人为水声而来，有人为光影而来，而我，为它们坚韧不拔的品格而来。

季节

芦花千秋白

方华

“燕子东归，鸿宾南下，满眼芦花雪。”绿消红遁，草黄叶枯的日子，芦花的白，在苍茫的天地间显得特别耀眼，这一片炫目的色彩，令我陶醉。

芦花的花期很长，从头年的秋天要一直开到来年的春天。所以，赏芦花不需像赏其他花儿那般的赶时赶节。漫长的秋冬里，尽可随意捡个闲散的时日，悠悠地踱出城去，赏那“千里霜月白”的景致儿。“野菊他乡酒，芦花满眼秋。”古人赏芦，多在深秋。“秋风冷萧瑟，芦荻花纷纷”，经历了风霜，那满岸的芦花忽如一夜雪染，才见其风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中的这首《蒹葭》恐怕是对芦花的最早描述。蒹葭者即芦苇也。在芦花开满的河岸，我所爱的佳人在水一方，这样的一幅画面，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有一份若即若离的期盼，美轮美奂，篆刻心扉。

古诗词里，那瑟瑟的芦花往往被文人骚客浸入浓郁的悲剧色彩。“霜浓竹枝亚，岁晚荻花深。”霜浓岁晚，本身就是传统文学中一个忧伤的意境，而芦花的白分明是在忧伤中抹入的一笔惨淡，与凄凉的人生相关照后，自然令人嗟叹感怀了。在我的记忆里，芦花却是温暖的。贫瘠的儿时，乡下人家的枕头大都是用稻壳做芯，枕在头下，硬硬的不说，一动，还发出沙沙的声响。记得那年秋天，母亲一连几日在村边那几口水塘的芦丛里出入，采回一篮一篮的芦花。经太阳晒过的芦花被母亲装在枕套里，枕在我的头下，松松软软的，那暖暖的冬梦里，尽是母亲落满芦花的身影。年复一年芦花白，而母亲，已是永远在水一方了。

也知道这样一个有关芦花的传说。说是孔子的学生子骞年幼丧母，继母偏爱己生之子，虐待子骞。一日，长年在外经商的父亲归来，带子骞及后子驾车出门拜客。时值隆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子骞棉衣厚重却缩头缩脑，其弟衣衫单薄却昂胸挺背。父怒子骞猥琐，挥鞭抽打，鞭到衣破，芦花飞扬。见此情景，父抱子痛哭，回家愤休后妻。而子骞却长跪父前，求其原谅后母。后母深受感动，自此视子骞如亲生。

“芦花浅淡处，江月杂人何。”不管时光如何流转，那深藏在芦花中的人间真情永远感人而暖心啊。“明月芦花随处有，扁舟自在不须篙。”久陷快节奏紧张压抑的城市生活，郊外赏芦，当是放松心情的一种好方式。漫步堤岸，看芦花旋风作舞，闻渔笛声声入耳，此何等美意。或是停足水浒，睹“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此何等惬意。若是恰遇停泊在芦丛中的一叶扁舟，渔夫相邀，芦花当柴烹鱼鲈，沽酒浅酌话春秋，又是何等快意。“风肃肃，露娟娟。家在芦花何处边。”孑孓水湄，有时看那一丛银白的芦花，却好似一位满头白发的母亲，孑然立在岸边。



甄雨纯/摄影

出版单位：安徽市场星报社 地址：合肥市黄山路599号时代数码港24楼 新闻热线：62620110 广告垂询：62815807 发行热线：62813115 总编办：62636366
采编中心：62623752 新闻传真：62615582 市场星报电子版 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 Email:xbxy2010@126.com
零售价：1元/份 全年定价：240元 法律顾问：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杨静律师 承印单位：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 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505号